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春秋集義卷一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程頤曰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其弟聲子生隱公隱謚也隱拂不成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程頤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

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書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

有間矣

又曰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為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或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惑也

又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政故春秋曰春王正

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程氏學曰元年者始年也春者天時也月者王之所建也書春王正月者若曰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已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乃所以事天也春秋天子之事故先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襃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

張載曰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楊時曰春秋始於隱公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謝湜曰元年君之始年也人君以德覆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

正月年之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於是月故元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春天時也正月王之所建也周人以建子為正春秋首書天時而繼以周之王政者以明王者所建本諸天而達諸人也王者與天同德其所為所行與天同道為父子為君臣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皆因天理而為之倫者也為冠昏為喪祭為射鄉為食饗皆因天理而為之文

者也為治政為教命為法則皆因天理而為之訓者也天之所與則為爵禄為慶賞以致其榮天之所惡則為刑威為削罰以致其辱故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王之所行天之所行也欲保國不可以不奉天欲奉天不可以不尊王諸侯事王如天而保國安民之道得於此矣體天而行聖王之事也畏天而行賢王之事也聖與賢其為王一也惟王為能順天惟順天為能配天惟配天為能盡之如天春秋以正繼王以

王繼春稱王則謂之天王以此而已

胡安國曰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

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

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兹常事故一心定而萬方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

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兑

正秋也以兑為正秋則坎為正冬明矣今以冬為春

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有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

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餘見綱領上中二卷

又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

而謂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

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顔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

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又曰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先儒以為大一統者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政無二門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故事歸於一則上得所操法不殊方則下知所守而海内定萬物服矣

夫欲體元調元而不先知元則不能得其方不得其方則無所用其方故釋之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此雖三名其實一物語元則隱語心顯矣如乾卦既曰乾元又曰大和又曰善之長。又曰仁曰德此亦一物屢發明耳通天下一氣而主張是者君與相也故又

釋之曰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按春秋書法君與臣同與者則以國稱故不分君臣而包舉之曰治國先正其心遠近莫不壹於正人君先正其心則知行仁政然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其曰貴者始謂遠近之壹於正必自此始正其本之義也

秦人以建亥為正伊川程氏指為事之謬者失商周三統之旨明甚引其說非取之也姑借古史記事之

例以證四時之不可易耳以亥為正而書冬十月見時之不易也以丑為正而書十有二月見月之不可易也周人本以建子為正而書春王正月是四時易其位矣夫春夏秋冬之有定辰猶東西南北之有定所斗指寅然後可以謂之春建巳然後可以謂之夏建申然後可以謂之秋建亥然後可以謂之冬猶震之在東離之在南兌之在西坎之在北非揩糠眯目則其位不易矣故繫詞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

冬為正春午為正夏水為正冬必矣今春秋以周正紀魯事也而以建子為春正月則夏四月乃春分之震秋七月乃夏至之離冬十月乃正秋之兊而四時五行八卦十二辰之位皆易矣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思其說而不得攷於顔回為邦之問而曰行夏之時察於孟子之言而曰春秋天子之事求於仲尼之說而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觀於先儒之記而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深究伊川程氏之

傳而曰假天時以立義者蓋立此行夏時之義耳任文王之文以天自處而以夏時冠月居周之世為魯之臣而以周正紀事其旨微矣其義精矣故竊以為春秋有改正朔之意無疑也

胡宏曰十一月一陽復於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於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使天下之為人上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於至微而不

至於天閼止天下之惡於至微而不至於盈積深探
其幾推而行之聖人之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
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
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又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
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
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當時諸侯紀元乃
是實事與後世改元者不同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

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它卦不得有也易載其理春秋見其用恐義或當亦如此也

又曰良心者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故孔子作春秋必書元立本以致大用孟子告諸侯必本仁術以行王政元即仁也仁人心也

朱熹曰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謂之元

或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月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春秋孟子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歳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
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
月乃今之十月九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
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
非申酉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歳之大熟而未穫也以
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
孔子之微意程氏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
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胡氏只以商秦

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强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又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

亥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
番
又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矣而七月之詩月皆
以人正為紀何也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是謂人正
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是謂地正周以建子之月為
歲首是謂天正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爾月
固不易也
又曰周歷夏商其末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

然其國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曽用之也

張栻曰世有古今太極一而已太極立則通萬古於

於一息會中國為一人雖自羌而上六閡逢無紀然

上聖惟微之心蓋未嘗不周流該徧亘乎無窮而貫

於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妙周成位乎其中者

也大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地交泰極裁成輔相

之妙矣為人臣而明斯義則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

或問胡安國傳謂元即仁何故與程頤不同栻曰程

說如何曰程氏謂元年標始年耳猶長子呼大郎曰元之義不一謂元即仁可也但春秋書元却非此意當從程氏說後聞有人問五峯胡宏元與仁之别曰元天也仁人也

元曰詩云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無欠正本端原萬善生餘見綱領下

不書即位

程頤曰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書

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春秋之義莫重乎端本正始故即位者尤聖人之所謹也古者諸侯雖繼世然必稟命於天子而後立莫敢專也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請命如後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也隱公獨不書即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即以王法奪之而大義舉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書乎則與夫內復不受於先君者無以為別故五公書之言

猶繼正而有所受之矣莊閔僖皆内無所受上無所承爾於桓宣定三公則著其自立也桓公則弑隱而立宣公則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定公則由季氏立之苟不書其即位無以明其自立之罪也

楊時曰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遜桓之志其果何也

丗焞曰隱不書即位程氏謂只是不請於王自立也

胡安國曰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悅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繼大統則不得其正故魯僖公不書即位以少先長則不得其正故魯閔公不書即位未嘗受誓為世子則不得其正故魯莊公不書即位不承國於君親則不得其正故魯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餘見綱領中

胡宏曰隱公不請王命固不是請王命而有得國之意亦不可若草先君之不義請王命而立宗人之賢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執一也

又曰魯惠欲以私愛立桓公隱公承父之志不居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讓桓則隱公與有罪矣

朱熹曰春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呂祖謙曰隱桓皆非惠公嫡子唯孟子之子方為嫡今孟子既無嫡子則聲子仲子之子皆庶子若論其當立則隱為庶長桓為次隱公當立明矣隱公乃退遜而攝位雖惠公當時欲立桓公而論其大義則不當遜然隱公資質和柔亦自可取杜預謂之遜國之賢君恐或不然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程頤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

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謝湜曰諸侯教命皆受之王而違之民也禮樂不敢擅出禁令不敢擅行制度不敢擅草臣子之道也春秋之亂列國講好修令不復請命天子而擅相為盟

上命由此不行而王綱由此壞矣凡書盟以罪諸侯之尊也修德禮明信義正法令大國待小國之道也德禮修而小國懷信義明而小國服法令適宜而小國畏又奚待盟約相要而後恊哉春秋之亂諸侯講好修令不正其本而刼之以盟誠意由此不明而邦國由此不親矣凡書盟以示諸侯睦鄰之失道也齊桓之盟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易世子無以妾為妻如此之類先王以令令之而已有不幸則加之以刑又

安用盟周衰諸侯各專其地命令不足以相信威力不足以相制故其事則歃血要信質之明神而為盟故興師則為盟結好則為盟解仇固黨則為盟上下以盟相要而盟於是興矣此盟所以紛然見於周之末世也邾中國之附庸也附庸之君未班爵故稱字儀父其字也公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書蔑謹其地也内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及者我為主而及彼也其地不以内外我為主則稱及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也蔑魯地浮來紀地故也會者彼為主而我往會也公會齊侯盟於艾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是也艾齊地穀丘宋地故也其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賔主之辭也公及齊大夫盟於蔇是也蔇魯地故也雖在魯地二國已上結盟而我往會之亦稱會二國賔主已定故也公會杞侯莒子盟曲池公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是也曲池洮魯地故也

胡安國曰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與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權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

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爾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吕祖謙曰邾是魯之附庸須看先王自封建諸侯之外又有閑地散在諸侯之國或諸侯之有罪者則削其地以為閑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閑地而增封之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以掌之如周禮縣師之職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此則兼掌天下之閑地以總其目若諸侯之國則又各有其人以掌

之春秋之初諸侯尚有未命於王者則知諸侯之國尚有閑地存焉此處皆是古人相維持之意古之閑地多未必盡皆諸侯所有故各設官掌之至秦漢郡縣諸侯亦是相維持之意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程頤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故

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程氏學曰詩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而歸之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鄭伯之於段可謂親愛之乎授之大都而不為之制失道得衆而不為之閑遯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稔其惡而志在於殺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僅勝之辭也所以見段之强大不書弟者所以志鄭伯志害其弟無親親之道也

楊時曰段失道由莊公之弗制故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罪莊公故也其始畏父母諸兄之言所謂小不忍也而卒害之其為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其弗制也姑稔其惡而殺之也始曰叔于田卒曰大叔則以見其寖强大也故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共棄之也

又曰夫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

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足以害之爾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毋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孔子曰我戰則克是也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强可知矣段之强由辨之不早也

謝湜曰親之以恩愛之以義親親之道也鄭莊公之於叔段也授之以大都畀之以兵革習之以馳騁田獵養其惡遂其凶使之為驕為逆而已於祭仲之諫也欲其不義以取斃於子封之諫也欲其不義不暱以取崩其處心積慮志於殺之而已兄弟棄親毀愛未有過於此也故莊公之伐叔段也春秋書曰克段罪其失親親之道也克兵勝之辭也稱克以示段之强以示莊公之稔其惡也段鄭伯之弟也段不稱弟

以示莊公待段不以弟而絶之也段以親則弟以位則臣其初非無友順之心也非不可閑之以義防之以法也其失道至於擅都邑與師衆與國為敵而後克者以莊公不恻於初也急難相救禍患相恤兄弟之情也莊公置叔段於危亾之地而不恤其亡是以寇讎待之也親親之恩絶矣段之禍在兄為可責在弟為可矜故春秋書以克段罪其絶弟而亡之也是故閨門以恩為主輔以義然後不害恩朝廷以義為

主輔以恩然後不害義

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吕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於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

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

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鄭伯克叚此見當時制度漸壊兄弟相戕此皆大變君臣父子是内治制度紀綱是外治内外相維持皆不可欠闕桀紂雖亂止亂一身後来有人天下亦自治至春秋時天下大亂至秦不舉然此亦是無人出來整頓

又曰莊姜惡莊公愛共叔叚愛惡兩字乃是事因然莊姜為請制之時已有意據占其地及莊公與京使

居之則莊公之意亦可見矣虎牢猶今劍閣天下地勢固多此險要處不可不考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之諫雖明言其害猶未敢傷兄弟之情大抵兄弟之間外人苟未知其如何則便未敢有離間之語祭仲雖又說蔓難圖其意只仍舊說難制猶未敢明言蓋未見得莊公之意至公說子姑待之觀此辭意可見公子呂便說國不堪貳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自此詞語忿激殊無兄弟之情當時之人皆不

過以利害言莊公初若無此語子呂亦未敢及此然莊公初間亦未有殺弟之心只縁事勢寖寖未了遂至於此其曰姜氏欲之者此狠愎者之常語學者能看此段儘得人情物理如祭仲論都城之制最不可不明如漢論諸侯王過制七國便反正縁當初不知此耳以此知先王之制不可不明

又曰左氏序鄭莊公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

字母子相仇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畧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與叔貳為已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罪惡貫盈乃遽絶之畧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以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以伐鄢公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

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猶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叚而有姜氏欲之焉避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叚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叚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總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叙好處以十分筆

力寫十分人情又曰寘母大惡天理已絶及其終也因頴考叔開導他一有悔心天理油然而生遂為母子如初且幸自惡而入於善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之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恐為人所議所以先自説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

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泯絶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孫世世食禄而不絶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為必欲不絶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

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五六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也

春秋集義卷一

春秋集義卷二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頤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

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
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
大夫而下内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
之禮天子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
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
而後無復辨矣春秋用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
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
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

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

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程氏學曰王之所以稱天王者以其所履者天位所

行者天道而下之所以事上亦所以事天也書曰天

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然

則王之所行無非天也一失其道則冠屨顛倒名器

溷淆人倫亂而天理滅矣春秋之時據有其事聖人

所書其可不嚴以為萬世法乎夫仲子者惠公之妾也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壞法亂紀莫斯為甚王者公卿有爵者例書爵無爵者例書字咺者王之宰也書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文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無天道也前之所以書天者蓋不如是無以見王者當奉若天道後之所以去天者不如是無以見弗克若天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

去其天以示譏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義亦同此桓公弒君之大逆既不能行天討以正王法反生而來聘歿而錫命故名其宰以正其始去其天以正其終春秋謹嚴大法可見

楊時曰以傳攷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别惠公之母爾

謝湜曰先王制禮其位有上下其數有多寡其文有
升降所以別名分而正人倫也名分正則卑不得以
僭尊小不得以閒大庶不得以亂嫡故名分者人倫
之本也侯國夫人與君同體以事宗廟社稷者也故
祭祀之禮君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君牽牲夫人奠
盎君獻户夫人薦豆以明君與夫人猶日之與月也
故諸侯及夫人歸葬則天王遣臣致賵所以哀恤而
助之也所以尊其體而送之也仲子者惠公之妾也

妾也者承事君夫人而不可與君同體者也平王以賵禮加惠公之妾而哀恤焉是以夫人待妾而尊之也是以小君之禮送妾而安之也天王者別名分以理人倫者也天王倒易名分於上則下國化之而嫡妾之分亂矣故春秋書仲子之賵以示平王尊賤妾而匹夫人也其歸賵也貶宰咺而名之以示平王之失禮也王室公卿有爵者書爵無爵者書字尊王命也宰輔相之官也輔相王室者貶而稱名則天王之

失見矣名王臣以示賵之非宜則春秋退妾而崇嫡嚴閨閫而窒亂源其意顯矣夫緑衣之傷白華之怨其源皆起於貴賤之不明上下之不正此春秋所以謹名分而繩之也

胡安國曰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

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

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餘見綱領中

朱熹曰歸賵於魯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程頤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謝湜曰春秋之法公及會則書爵卿及會則書名微者及會則書人降殺之次也内微者不書内不可稱

魯人故也微者稱人春秋之常也諸侯奪爵稱人卿去名稱人春秋之變文也凡盟以國地而不書其君者其君亦與盟及宋人盟于宿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也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敗宋師盟不足以固結鄰國可知也故人君務修政刑以服四鄰

胡安國曰内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者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令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

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程頤曰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

世相朝謂鄰國爾

程氏學曰列國相與盟誓其謀必有先後其事必有善惡其罪有輕重凡事有善者則闕天子之大夫而國於畿内者其來于魯不以王命故書之以示譏也不曰朝非朝也不曰奔非奔也不曰使非命也穀梁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聘弓鍭矢不出境場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為知所譏也夫為人臣者無以

有已禮所以不正其外交也禮載縣子之言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然則祭伯來于後又書祭伯來聘莊二十三年內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外之莒慶來逆叔姬其為臣可知矣謝湜曰安上尊君莫大於敬敬不行於邦國則擅命自專作慝自肆小大干法亂紀而勤王之禮廢矣故諸侯有述職之朝時問之聘所以興邦國之敬也消爭弭亂莫大於和和不行於邦國則肆暴相侵報怨

相伐災不相救禍不相恤而修睦之禮廢矣故諸侯有繼世之朝中年之聘所以與邦國之和也諸侯朝聘如是而已及周之衰也朝聘之禮大壞諸侯述職不修時問不至大國恣横小國畏恐於是有非事之朝非時之聘交通於邦國之間非獨諸侯為然也王臣受封於内者僭禮犯分營私立黨亦比外諸侯以朝聘與列國相通方是時私交行於上下而臣子之職廢矣故祭伯之朝魯也春秋止書曰來而不曰來

朝奪其朝而貶之也春秋首奪祭伯之朝而王臣擅
命私交之罪著矣故穀梁曰聘弓鍭矢不出境場束
修之問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内諸侯為王
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
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
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
有籍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有交私議論如莊

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又曰人臣義無私交君子正而不黨按春秋書祭伯來不言朝祭叔來聘不稱使譏外交戒朋黨也餘見綱領中

公子益師卒

程頤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

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

程氏學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春秋卿卒必録法所當爾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而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氏曰所以示薄厚也斯為可取蓋君於卿佐篤於恩禮則史册所載

日月益詳仲尼從而書之意自見矣周室東遷之後禮法既壞而春秋之始猶為近古故無駭挾惟𢇁書名無駭之卒傳有羽父請謚與族之文是無姓而賜族者又柔溺之卒皆不見於經蓋上世置卿選賢與德不必以公子公孫之貴既不世官則有老而不為卿者矣此其所以不書乎自是以還斯道並棄官人以世無賢德之選故無致其事於朝者矣其尤者則有生而賜族者矣季友仲遂叔肸是也季友貴親而

有寧魯之功叔肸寵弟則有私親之愛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皆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先王之禮泯然無見矣故聖人於其卒各書其族以志夫變法亂紀之端而貽權臣執命之禍可不戒哉

謝湜曰卿佐君之股肱其卒人君所當致哀書卒謹其終也益師公子之為卿者也其得位以公子之親而已卒書公子志其以公子專國之政也王者不以官假人故宗室之間有富之以禄無私之以位有貴

之以爵無寵之以政後世私勝而害公恩過而害義官為寵錫之具而公子公孫以親戚得政于君此所以權歸私室而亂亡隨之也益師孝公子字衆父其後為衆氏

胡安國曰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

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月春公會戎于潛

程顥曰與之和好亂華之道

程頤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

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會盟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謝湜曰禮時見曰會則會無非時者會以訓上下以正班爵以叙長幼則會無非事者春秋之世强陵弱小役大講好無節出師無義搆事者旁午交興畏命者奔走不息故列國欲相親則為會欲報怨則為會欲

求盟則為會欲合衆則為會以至勞民蠹財棄國弛政紛然會于郊境之間凡書會以罪諸侯非法也結之以恩懷之以德綏戎之道也亂則治之危則持之暴橫弗率則征之殘之御戎之道也人君懷服四夷以此而已又曷嘗屈辱於戎哉隱公欲修好而與戎出會于郊弱邦國之勢啟夷狄之心適以招患而已春秋書會戎于潛以示諸侯御戎之失道也治政中國為善人材中國為强甲兵中國為利修此以待彼而

四夷莫敢不服況於一戎之小乎故有國家者患內不修不患外不順患內不强不患外不畏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

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外服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頤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嘗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

固爲暴况入人之國乎

謝湜曰兵以安民而已救災恤患謂之仁去亂除害謂之義進退以時謂之禮誅釋視天謂之順其道可謂正矣故古者征伐其命一出天子所以防暴横而安邦國也周衰諸侯專征伐之柄出不以時行不以正或貪利以争田土或報怨以殘都邑内外結怨連禍攻討日興由是天下陷於干戈而生民有糜爛之患矣故春秋書伐書侵書戰書圍書入書取書滅罪諸侯

用兵之虐也以兵圍城邑曰圍以兵入國都曰入古者方國有罪不服然後有舉師入國之討其入國非以害民誅其亂法者而已莒子以向姜之故以兵入向而還書入罪其殘人之國也春秋之法諸侯將兵則書爵卿則書名兵衆則書師寡則書人

胡安國曰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棻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

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討不加焉見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呂祖謙曰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向姜不安莒而歸莒子因之而入向而夫婦之恩自此漸壞此皆係天下之盛衰且人之三綱天下之所以治者君臣父子夫婦而已

無駭帥師入極

程頤曰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

謝湜曰師大衆極小國以大衆入小國殘虐之大者也方是時天王無討罪之威方伯連帥無致伐之義故莒人無駭肆虐而弗能正向極小國被害而弗能救也觀莒人入向無駭入極而上下不知治罪由此

見矣無駭不氏未賜族也無駭之卒也公始命以字為展氏然則春秋之初先王遺法猶在國卿未有生而賜族者也無駭挾皆卿也無駭挾書卒不書氏以明未有族也柔溺皆卿也柔溺書會不書卒以明既老而不為卿也卿輔相公侯者也一國安危繫之故先王置卿必選賢德老而倦政則以禮致其事於朝未有生賜氏族以世其官也魯自季友仲遂叔肸以寵愛賜氏世爵而權臣執命之禍由此熾矣國卿賜

氏世爵諸侯之變禮也觀二卿卒不書氏二卿老不

書卒諸侯壞法亂紀由此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程頤曰戎好亂而與之盟非義也

程氏學曰諸侯與中國盟誓已曰不可況與戎人歃

血要言哉

謝湜曰戎人嗜好無厭其有求也不正以義不詰以

威彼將肆其所欲則吾將有所不堪隱公既與戎出

會于潛又與戎出盟于唐其不能制戎可知也會與之相見而已盟則以事相要非特相見也與戎歃血要言則非特不能制戎也又將受制於戎矣故戎不難治也中國自輕然後戎見陵中國自强然後戎不為寇

胡安國曰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

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耦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

其戒遠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程頤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内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或問紀裂繻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后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取於楚豈有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于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雖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又曰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裂繻卿來逆女而伯姬歸于紀逆者微也故不書而譏可見矣

謝湜曰女子以柔靜為體以正順為德故昏姻必行親迎之禮雖然諸侯主社稷人民及親迎亦視勢之所宜而已其迎也以宗廟之命遣卿以國之貴卿將命其至也國君出迎於館御輪於庭禮之情文斯盡矣又何必去國越境然後為禮哉文王以莘女為配其迎也親至于渭而已則文王未嘗至莘也韓侯以蹶女為配而蹶為王室卿士其迎也于蹶之里則韓侯因入覲至周而迎之也諸侯親迎不必遠適他國於此見

矣紀裂繻卿也諸侯逆女使卿正也卿國之股肱也逆夫人以卿將命尊敬之道也春秋之法或著是以見非或貶失以明正若裂繻逆女所謂著是以見非者也若宰咺歸賵所謂貶失以明正者也由裂繻觀之則祀宋逆女非卿靈王逆后以劉夏其為不敬可知矣穀梁曰逆女親者也公羊曰書外逆女譏不親迎也二傳固以諸侯躬適他國然後為親迎失先王制禮之意矣

胡安國曰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裂繻逆女以志變常衆妾

之分定矣大昏嚴矣餘見綱領中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頤曰送女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謝湜曰女子以夫為家一於從夫而已故女子謂嫁曰歸夫婦人倫之本也昏姻失禮則亂生故逆女歸謹而書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程頤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

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謝湜曰啖氏謂闕文非兩會

胡安國曰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

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頤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小君夫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也

程氏學曰夫人子氏薨夫人從夫者也故國人稱為

小君而薨夫人之義從君而君不可以從夫人也先君而後夫人則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所謂順也

謝湜曰子氏隱公夫人也穀梁曰隱之妻是也夫人與君同體故歿稱薨薨必書葬子氏不書葬者夫婦先後之義也夫婦憂戚之情也妻從夫者也夫人先君而薨義不可以先君書葬夫人之葬從君者也君在夫人不書葬而夫婦先後之義明矣隱之薨也以賊不討不成葬公不成葬則夫人雖葬亦不能安夫

人患難與君一體故也公不成葬夫人亦不書葬而夫婦憂戚之情見矣

朱熹曰夫人子氏甍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

胡安國曰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甍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

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

苟如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程頤曰聲其辠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

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謝湜曰林木為人害者在所刋伐以兵伐罪如之伐

討罪之辭也侵則以彼犯此此犯彼而已故春秋之

兵執言討罪為伐無名攻掠為侵雖然以義罪不義

者治國之伐也以不義伐不義者亂國之伐也春秋以義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觀乎其事而得失見矣公孫滑鄭之叛臣也衛既失於為鄭翦除且又助之為虐以取廩延故鄭人討滑之亂而伐衛也觀鄭人之伐而衛之不道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

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行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集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四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春秋集義卷三

隱公

宋 李明復 撰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頤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

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程氏學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世治而有此變則不為災亂世則災矣如人氣血盛遇寒暑邪𤺋不能害其氣血衰則害必矣

謝湜曰日月行度有常一歲凡十二交會其交也深

入正度隂氣掩日則食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天人一氣故人事與天變相應猶影響相隨故日變見于上則人事沴于下人君不知恐懼修省則禍敗至矣周之盛時日非無食也所以上下順治而無患者盛德之君能使人事不隨日食更變而已故日食一也德足以弭變則災害消德不足以弭變則災害起故春秋日食必書以為人君警懼之戒也

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今千有餘歲而精歴

算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頤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謝湜曰天王升遐王室變故之大者也諸侯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其聞赴也近者當奔喪遠者當會葬臣子哀痛之情也周衰列國朝聘不修征伐自擅告戒不以王命而專盟出入不以王事而專會臣子之禮掃地盡矣故天王之崩也喪不奔葬不會或以卿往而身不行或以微臣往而卿不出春秋或書卿會葬

或書葬不書卿或崩不書葬或崩葬不書著諸侯不
臣之罪也襄王之葬叔孫得臣如京師景王之葬叔
鞅如京師魯以卿會葬也桓王匡王簡王之葬不書
卿者魯以微臣會葬也平王惠王定王靈王不書葬
者魯不會葬也莊王釐王頃王崩葬皆不書者王室
微弱不能赴諸侯驕亢不往會也奔喪會葬臣子大
事也以卿會葬已為不臣矣而況於微臣者乎以微
臣會葬已為不臣矣而況於不行廢棄者乎

胡安國曰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縗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則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

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草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程頤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禄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熈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程氏學曰尹氏天子三公天子内臣無外交故無告喪之禮無弔喪之事春秋之世君弱臣强大夫交政於中國故録王臣卒葬而譏可見矣尹氏則奪其爵

而書氏王子虎劉卷則不志其爵秩而止録其名皆不使同於諸侯也劉文公又書葬書卒書卒所以罪劉書葬所以罪魯也尹氏特書曰氏者又紀其世卿也節南山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然則尹氏世秉周權以長亂階從來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終可鑒餘見綱領上

謝湜曰人臣無外交無世爵上失制御權臣專國之

寵者其喪葬亦比外諸侯以赴告交於邦國故尹氏書卒以罪王臣之僭也上失選任權臣以政得君者其子孫不復量材度德皆世為卿故尹奪爵稱氏以罪王臣之世也周有尹氏其後尹氏立王子朝齊有崔氏其後崔杼叛其君大夫世秉國權其禍有如此者此春秋所以戒也

胡安國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

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亾幸爾春秋於周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説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頤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子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程氏學曰武氏子來求賻者平王崩新王未得行其爵命武氏之子已代父位而使來求賻世爵可知也與齊崔氏出奔衛義同仍叔之子未命而來聘亦見世卿不書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乎下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

正也求之者非正也交譏之

謝湜曰武氏天子大夫也求畀辭也王葬天下所當奉平王之葬王臣求賻於魯若畀者不足而求於尊貧者不足而求於富王室畀微甚矣書求傷王室之衰也諸侯社稷土田皆王所畀其穀禄貨財皆王所有於王之葬而賻助之物不以子職供之諸侯不欽大矣書來求著魯之罪也平王崩新王未行爵命武氏乃以其子攝父之職將命於魯卿大夫稔習僭侈

內外以世爵為常於此見矣書武氏子著其專也

胡安國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

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

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

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

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

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下不

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頤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謝湜曰諸侯吉相慶凶相弔卒相赴葬相助無以異股肱手足之相親也故列國卒葬必書魯公魯之君父也故死稱薨薨不名宋公之屬在宋則宋人君之在魯則天子之臣而已故死稱卒卒稱名

胡安國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聘問殷聘而世相朝葢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牢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

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夫人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驕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程頤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謝湜曰春秋之法公會諸侯内臣會諸侯則以内殊外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是也外諸侯外卿大夫相會則以次書爵若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其於盟亦若此而已

凡列國會其謀有先後其事有善惡其事善則主會者其善大其事惡則從會者其惡輕其於盟亦若此而已以内殊外内辭也以次書爵先後之詞也

胡安國曰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乎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程頤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

程氏學曰諸侯文事之大者王法所當録也書卒而名者或嘗同會盟或嘗相朝聘於其赴則可得而知矣書卒而不名者未嘗同會盟未嘗相朝聘則不可

得而知矣葬臣子之事而皆因魯會而書有卒名而葬者七十一魯會而非卿也有卒名而不書葬者二十七彼告而魯不會也有卒名而卿會葬者六有卒不名而書葬者三亦魯會而非卿也卒不名不葬者七亦魯不會也古者諸侯之邦交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蓋壤地相比王事相從則必有會同和好之事至於告終易代則豈無弔恤賻葬之禮乎春秋之時王制亡矣徒以國勢之強弱私情之密疏而為之禮

故有卒而不會葬者矣有卿會之者矣葬皆稱公臣子辭也不請于天子而私為謚也惟蔡本侯爵封人之卒蔡季請謚于天子故書曰葬桓侯私謚稱公公謚稱爵舉一是則諸非可知矣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而皆不書葬者公羊云避其號也禮曰諸侯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是也

謝湜曰凡諸侯葬魯會則書不會則不書書葬書卿者六魯以卿會葬也書葬不書卿者七十四魯會而

非卿也書卒不書葬者三十四彼告而魯不會也諸侯壤地相接邦事相交其相見有朝聘之歡其相親有婚姻之好其情可謂睦矣其卒而告終也以賵賻相恤以國卿會葬鄰國之禮也春秋之時弱附强大輕小其弔問衣恤非以誠意也一視國勢强弱為之而已矣其勢盛者其情親而其禮隆其勢微者其情疎而其禮畧方是時小國之葬非特不以卿會也棄而不視者有之矣故卒而葬葬而遣卿者皆大國

也卒而不葬葬而非卿者皆小國也春秋或書卿或不書卿或書葬或不書葬而諸侯恃大忽小虧闕鄰好其惡見矣葬稱謚志善惡也稱公臣子辭也葬者藏也即葬則亡者不可得見也所不可沒者善惡而已矣故諸侯葬則稱謚禮諸侯請謚于天子公一國善惡而為之勸也周衰列國謚號皆本國臣子以私意為之其爵皆以公尊之故諸侯謚皆稱公春秋之法其卒也書公書侯書伯書子書男以正王爵書名

書卒以正臣職其葬也書謚書公以明侯國僣禮君
臣上下其分不可不辨也正其體於始死之時誅其
僣於已葬之後而君臣上下之分明於卒葬之間矣
胡安國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
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
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
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
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

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畧則書時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

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程頤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辠而奪取其土惡

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程氏學曰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

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言其有本是已邑及我

之附庸為彼所奪之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

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

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按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

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例據經為

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矣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謝湜曰取非其有謂之取諸侯都邑土田皆王所畀也其大有封疆其小有經界不得王命而取之則為亂春秋取邑取田皆謹而書之所以著其亂也春秋無仁義之師其侵伐以爭土田以復仇怨以逞威虐而已牟婁杞邑也伐杞而取牟婁則莒人非以討罪

為心也利其土田而已惡之大者也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為善也而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為善也而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為善也而況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為善也而況取不以順者乎春秋書伐於前而書戰書入書圍書取於後皆以甚其惡也

胡安國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

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茍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十二年莒人擅興兵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

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程頤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

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謝湜曰以一國奉一人慮患之道詳防患之制備故

一人之勢常尊其體常安降及後世分義不明法制不立履霜不以為戒故一人之勢常卑其體常危而匹夫或得肆害於其君此弒逆之禍所以見於春秋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縁君之寵干紀亂法而桓公不得正位東宫以繫國人之心州吁簒逆之謀兆於此矣夫嫡庶貴賤天下之定分也庶陵嫡賤易貴上不可以承宗廟下不可以聯族屬亂之大者也州吁以體則非嫡以位則非貴其出而爭國縁公子之

寵而為之也恃子孫有繼承之道而為之也故其肆逆也春秋奪其公子所以黜其不正也所以絶其親而誅之也所以杜後世爭奪之心也覲州吁削奪公子而聖人討亂誅逆之意明矣州吁衛逆臣也書衛罪其爭國也世子國之根本也位不正禮不隆則亂生莊公以桓為子國之嫡子也莊公復寵嬖孽以陵嫡貴以至世子之位不定而州吁起爭國之心然則衛之禍莊公為之也覲州吁稱衛而莊公產逆召禍

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㫖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緑衣諸篇考之所謂前

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程頤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

程氏學曰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古者諸侯因朝覲或從王命則必有

會聚之事無非禮者也王室微弱典制廢壞諸侯各
逞其欲盟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
無君國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簡畧無禮無適主者
公與諸侯遇則書曰及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莊
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内及外以我及彼
之辭也外諸侯相遇則以爵次隱八年宋公衛侯遇
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十二年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尊卑之辭也

謝湜曰邂逅相見曰遇二國為簡禮相見若逢遇然故稱遇方是時諸侯不以王命出竟私相固援結好為會為盟者衆矣及其倉卒而出也又以遇禮相見於邂逅之間諸侯弛政勞民逸遊無度甚矣故春秋書遇以著其惡凡遇無適主故公與諸侯遇皆書及以内及外之辭

胡安國曰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

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内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頤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固為辠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

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謝湜曰四國伐鄭以鄭人欲納宋之公子馮也一國之命聽於君臣子易之則為叛馮雖穆公適子然以位傳之與夷穆公之命也與夷既以君命守國則宋之君位定矣鄭人復欲納馮是以宋之叛臣入為宋國患難也故春秋書四國伐鄭以著鄭國納馮之非義也父子相傳天下之正也與夷幼宣公以位傳穆公蓋不得已而為之也穆公季年公子馮長矣穆公

襲宣公之迹且又致國乎與夷是以私心害天下之正也是以小讓啓爭奪之源也春秋書四國伐鄭而穆公召亂啓爭其失亦見矣

胡安國曰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田常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隣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詩擊鼓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

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頤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辠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辠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辠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奸逆之人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程氏學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葢自周室東遷天下蕩蕩
王者威令不出畿甸諸侯肆行自尋干戈以相敵讐
生民之禍於斯為酷故侵伐圍入取滅之類春秋各
隨其事書之以明天下無王也孟子亦曰春秋無義
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凡就乎其中有善惡輕重則必變文以示貶聖人精
微之志大中權衡之法也侵伐之例諸家言者多矣
質之前後義類必舛未如趙氏之為得也趙子曰凡

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則執言者為伐無名者為侵考諸行事可以見矣襲者輕行掩襲若披衣然惟襄公八年齊侯襲莒一事耳惡其以諸侯之尊非法用兵而襲人之不備也圍者圍其城邑入其國都

謝湜曰諸侯之伐鄭也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以下制上以小侵大亂之端也公子翬列位為卿乃以權勢逼君帥師

而出所謂以下制上以小侵大者也不臣之心見於此矣故春秋不稱公子明其在所誅絶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履霜堅氷至履霜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也宋人來乞師以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而翬以不義强其君固請而

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

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程頤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與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

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謝湜曰弑逆天下大惡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棄是不待命而誅者也故春秋殺弑賊稱人以明人皆得而殺之也濮陳地州吁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討而除之為力易矣方是時衛之卿佐無報國死難之忠無誅叛討賊之義故州吁不畏死至於八月然後殺之于濮也觀春秋書月書濮而臣子緩於討賊其罪見矣人心者君道所在也人心聽然後號令行號令行

然後名位定名位定則君道從之矣春秋弑逆之主稱君以其名位定矣州吁則衛人討其逆而殺之故不書爵

胡安國曰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以變文稱人則是稱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

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

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

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縁

四國連兵共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

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隣國

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吕祖謙曰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于所愛而已初不

知基簒弑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簒試

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惡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廹其後而試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况又不聽乎碏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弑州吁不至於逆

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晋

程頤曰衛人逆公子晋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晋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晋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

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程氏學曰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按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衛無君故國人迎晉而立之書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當立也晉公子晉也其不謂之公子者絶之也晉公子也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而謂之不當立又絶其公子者聖人之意若曰州吁無知弒君而絶其公子義既明矣而晉以公子之故於時當立且非簒焉復國人之

所同願者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矣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矣春秋不明絶之則是諸侯之立上不必命於天王下不必傳諸君父特以公子之親衆謂宜立而自立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斯大亂之道也

謝湜曰衛弒州吁已四月矣嗣子未定國無所託國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衛人衆辭也書立不當

立也晉不稱公子絶之也公子晉於次當立其立也國人之所同欲也春秋以為不當立而絶其公子者以其不命於王也國天子之國位天子之位然則列國皆王臣也是以正朔命令不敢自專禮樂征伐不敢自出而況繼世傳位而可以擅立者哉衛人以晉於次當立而不復請命於王是國人可以立君也晉以公子受國人之立而不復聽命於王是公子可私受人之立也王命天下之大本也國人不得而私立

人之君公子不得而私受人之立王命不行而天下之大夲亂矣故春秋之法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胡安國曰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去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

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春秋集義卷三